DOI：10.30390/ISC.202503_64(1).0001

自傳體敘事、主體思想與「北韓例外論」之論述基礎*

游力亮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季宇琦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摘要

就「例外論」而言，既有文獻主要聚焦於探討美國、中國、印度等大國對於自身「例外性」的想像與建構，相對忽略了作爲「隱士王國」的北韓也有著根深蒂固的「例外論」傳統。基於此，本文藉由國家自傳體敘事的研究架構，並以主體思想爲主軸，對「北韓例外論」加以剖析。文章認爲神話敘事面向的檀君神話、北韓金氏家族的敘事操控以及北韓的歷史政治教育是三種有效影響北韓向「例外」身分轉化的自傳體敘事機制；在類型上，「北韓例外論」大致可分爲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以及北韓國家地位例外論。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未來可進一步討論「北韓例外論」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影響。

關鍵詞：北韓例外論、國家自傳體敘事、檀君神話、主體思想、社會認知

* * *

* 作者衷心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提供之諸多評論和寶貴意見，以及在論文修訂過程中提供幫助的師友。作者受益良多，謹誌謝忱。本文可能的疏漏與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壹、前言

當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以下簡稱：北韓）以「隱士王國」（Hermit Kingdom）的神秘、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外交場域的強硬風格，以及金氏家族在該國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被世人所熟知。北韓無論是在歷史、軍事紛爭議題上，還是在體育賽事中，對本民族利益的堅守或表現出的可謂趨向「極端」的民族主義，與其主體思想和「北韓例外論」（North Korean Exceptionalism，又稱北韓例外主義）密切相關。北韓自認作爲檀君王儉後裔的韓民族，五千年血脈相連，受外族影響較小，韓民族南北同胞血濃於水，共享同一語言與文化。一方面強調血緣、語言、歷史「單一性」，另一方面更強化國家民族的「例外性」，並成爲當代北韓社會的底色，與民族凝聚力的基礎。

事實上，一個民族國家受自身風俗的影響，將會有特別的發展（Geary 2001, 48）。國家、民族的例外性在人類歷史上是普遍的現象，因爲每個民族國家都相信自身具有與衆不同的「例外」特質，並透過本國的宗教、歷史、物質能力、語言、文化和地理條件進行「想像」與敘事，以此將本國與他國在進行區分的同時，並與世界進行連結（潘忠岐 2017, 10）。例如，英國對「日不落帝國」的論述，美國基於「上帝之選民」、「山巔之城」的敘事，以及大革命時期的法國與十月革命時期的俄國都曾提出「例外」的相關論述，也皆認爲本國爲新型國際政治的先驅，是應被效仿的榜樣。

然而，不同國家的例外主義理論基礎、外交取向以及政策偏好都不盡相同。一個國家的例外論，是這個國家民衆認識自身歷史的一種主要思想方法，也是該國制定和推行對外戰略提供正當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基礎。透過對不同國家的例外論敘事與修辭加以分析，能比較不同國家間所秉持的價值觀與安全文化，因爲例外主義的表達往往以演講、官方聲明、媒體宣傳等形式展現在國家的外交政策之中。因此，研究北韓例外論有助於將區域國別研究的重點從國家利益轉向身分敘事，並從國家偏好的角度理解另一種形式的國家行爲連續性，串聯該國過去、現在與未來。此外，每一個國家都有自我形象，這一自我形象是在思考自身的起源、經歷，同時與其他國家的接觸與比較中逐漸形成的。一

個國家的自我形象和定位，亦是該國與他國互動行爲與風格的指導原則，也決定著該國對外交往的方式，以及在世界體系中所追求的目標。正如個人的自我認知會影響其行爲一般，政治菁英塑造和傳播的國家自我認同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內政與外交。

在文獻方面，南韓學界曾以「例外論」一詞對韓民族的例外性展開學術論辯，牟鐘麟（모종린）認爲在全球化背景下，南韓理念政治的發展不符合全球化趨勢，他指出南韓的理念政治「例外」於國際主流，但未來會逐漸向西方政治模式靠近（모종린 2001, 23）。金努里（김누리）則認爲由於南韓缺席「68革命」，導致其政治發展仍停留在自由68社會，這一現象是韓國例外主義的例證（김누리 2018, 161-191）。威廉．索頓（William H. Thornton）從文化的角度分析，認爲南韓並不「例外」，南韓以開放的「第三文化」因應威權主義和文化緊縮，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東亞例外主義（Thornton 1998, 150）。這些學者偏向於將「例外」理解爲「特殊」與「不同」，相對忽略了「例外」的優越性內涵。

整體而論，既有文獻多數聚焦於探討美、英、法、俄與中、印等大國對本國例外性的想像與建構，鮮少關注「隱士王國」北韓形塑的「例外」蘊含其自詡之特殊與優越特徵：韓民族血脈單一而「純正」，千百年未受外族影響；堅持「主體」是社會主義北韓特有的國風；資本主義無法效仿北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就此，北韓學者試圖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教育等面向論證北韓的優越，但尚無系統性論述，大多數研究都將北韓優越的原因歸於檀君的優秀血統以及金氏家族的領導（崔一福 2021；崔奉煥、全德均、崔吉男 1994）。同時在北韓，例外論和特定的意識形態長期影響著北韓的外交政策與領導人，例外論可以爲分析北韓的對外戰略和國家行爲提供另一研究途徑，同時提供學界深入釐清北韓外交決策和其意識形態間的聯繫，了解北韓民眾如何看待自己國家的傳統、特性和國際角色，從而理解北韓國際行爲的邏輯和走向。那麼，北韓更具優越意涵的例外論觀念是如何形成的？這一概念又蘊含著何種屬性？本文試圖從自傳體敘事的角度還原，並檢視北韓例外論的形成與論述基礎。

貳、國家自傳體敘事的分析架構

1960年代起，「敘事」（narrative）概念出現在多個學門領域，自傳體敘事（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逐漸成爲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率先系統地提出自傳體敘事的概念，他主張自傳體敘事是自我的敘事，即透過這個故事，個體能夠對自我認同達成反思性的理解，其還指出，個體的認同不僅從其行爲及他人的反饋中體現，還是在持續地敘事過程中建構的（Giddens 1991, 49）。

一般而言，國家的自傳體敘事需要滿足自我連續性，並建構一種記憶，使國家能夠擁有可查的，穩定的且連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國家透過這種時空結構，塑造了自身的存在，並在這個意義上感知，並評估世界。所以，國家自傳體敘事不僅是對歷史記憶、時間、空間的簡單描述，且應指明故事建構的目的、方式與邏輯，即故事被建構的過程、導向及目的（Subotić 2013, 306）。在定義上，國家自傳體敘事是指，一個國家基於既有的歷史經驗和記憶，國內政治菁英作爲行動主體，依據當前的目的和利益有選擇性地向受衆敘述本國歷史和集體記憶，進而建構本國身分認同的方式（賀剛 2015, 122）。循此定義，國家的自傳體敘事就大體由三個要素構成，分別爲代表既有歷史經驗和記憶的神話敘事、作爲敘事主體的政治菁英，以及形成社會集體記憶的歷史政治教育。下文將論述這三個面向的要素如何建構國家的「自我身分」，並影響了「自我」與外部世界的互動。

一、神話敘事與「自我」的概念

神話（Myth）作爲自傳體敘事的底本，是國家身分敘事的主要來源，也是族群身分的重要組成要素。阿蘭．鄧迪斯（Alan Dundes）指出，神話是關於世界和人類如何產生並成爲今天樣態的神聖性敘事解釋（Dundes 1984, 1）。

從敘事的角度看，敘事構造了神話的時間與空間，在時空的敘述中，事物的秩序得到呈現，神聖性得到表達。國家的神話敘事可以分爲多個類別，其中民族起源神話（myths of ethnogenesis）格外重要，因爲民族起源神話是講述某一族群起源與創始的神話，包括一個族群的起源、血統、居住家園、族群性

（或國民性）等面向。透過民族起源神話敘事，特定族群得以建立並體認「我是誰？我來自哪裡？」等一系列相關認知，通常這能爲該族群帶來自豪感與優越感（Kolsto 2005, 81; Schopflin 1997, 19-35）。從功能上看，神話既具有豐富的社會功能，也具有強大的心理功能。神話能「改良群治」、支持和驗證社會秩序，並鞏固群體的存在與認同等。對於群體而言，神話也是文化複製的一種工具，往往會以一個群體對自身敘事的形式展現出來，群體中的成員也會意識到所接受的神話是一種「想像」或者並不眞實，但眞實性並不影響其在群體成員中的地位，因爲對於神話而言，更重要的是具體內容與情節設置。因此，神話是群體文化生產的關鍵性工具之一，群體成員能藉由神話，彼此承認他們是屬於擁有共同文化、相似理念的同一族群，神話也因之發揮界定「自我」和「他者」群體邊界的作用。

簡言之，神話敘事具有聚合與分化的作用，可作爲重大故事「神聖化自我」與「妖魔化他者」，國家或族群也在神話敘事的基礎上形成關於外部世界的初步印象。此外，神話敘事可作爲國內政治菁英的敘事底本與素材，並爲敘事操控提供合法性，這會造成神話敘事不斷被政治菁英轉化乃至重述，進而成爲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傾向的敘事。

二、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

儘管神話敘事不蘊含目的性操控，然而，誠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爲創造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政治菁英建構了一種「傳統」，用印刷出版的方式使神話、民族敘事得以傳播，並促使個體相互聯繫（Anderson 1991, 5）。依此邏輯，政治菁英對政治利益與合法性的尋求，使其有足夠誘因對敘事加以操控，針對神話或歷史加工編造或再闡釋，而政治菁英選擇何種手段操控敘事以及將敘事導向何方，則由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所決定（賀剛 2015, 123）。

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研究中，安德魯．海伍德（Andrew Heywood）認爲，民族主義是一個複雜和高度多樣化的意識形態，有著獨特的政治、文化和種族形態，其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分爲：自由民族主義、保守民族主義、擴張民族主義及反殖民和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Heywood 2000, 1-23）。斯特．

哈斯（Ernst B. Haas）則從現代史入手，歸納出七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中四種類屬革命性民族主義，三種爲兼容性民族主義（Haas 1986, 742-744）。

然而，海伍德與哈斯對民族主義的分類過於精細，即便釐清政治菁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類型，也難以歸納其敘事方式的特徵。同時，在現實政治中，菁英的意識形態傾向也難以完全表現爲海伍德或哈斯所指的特定一種民族主義類型，但在一定程度上則可觀察到開放型民族主義（open nationalism）與封閉型民族主義（closed nationalism）的特徵。從現實性與易於概念操作化的角度出發，本文採用經典的二分法，即開放型民族主義與封閉型民族主義。漢斯·科恩（Hans Kohn）指出，開放型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一個由國民或民族所組成的政治社會，強調交流溝通，接納任何認同其族群、價值規範的人們成爲其成員，不計較種族或血統，因此，開放型民族主義更偏向自由主義的左翼意識形態；而封閉型民族主義強調國家的本土性、共同的祖先與土地根源（Kohn 1968, 63-69）。封閉型民族主義的政治菁英認爲本民族的成員比他群成員更優秀，爲使國家或民族「純正」，他者民族就被排除在此群體之外。若將這兩種民族主義作爲分析意識形態的兩種類型，那麼政治菁英所秉持的意識形態會位於兩者的區間之內。在敘事層面，不同民族主義的政治菁英所秉持的敘事傾向也就有所不同，秉持封閉型民族主義傾向的政治菁英對外部世界更可能抱持懷疑態度，偏好於保護封閉的排他性敘事；而傾向開放型民族主義的政治菁英對外部世界持基本的信任態度，則更可能採取一種非排他性敘事（Wolf 1976, 651-672）。

綜上，作爲敘事主體的政治菁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敘事和身分，其對敘事的操控也是構成國家自傳體敘事的關鍵因素。亦即國內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因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同，在敘事偏好上存在差異。一般而言，政治菁英會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例如藉由媒體宣傳，出版發表文章書籍等方式，凸顯其意識形態，從而在既有的故事中選擇性對某些故事進行修飾加工以及再詮釋，最終形成一套較完善的有利於自身合法性的敘事體系。

三、歷史政治教育與社會認知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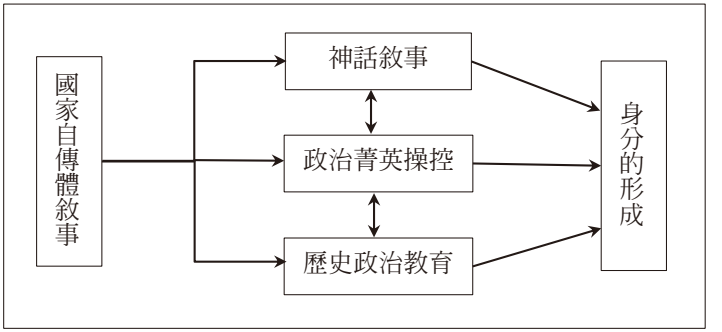
歷史政治教育也是建構族群身分認同的重要方式與國家自傳體敘事的一部

分。以目的而論，歷史政治教育主要是爲了製造疆域內的合格公民（Madeley 1920, 10），在國家制度與信仰危機的關鍵時刻，更能夠擔負起重塑民族精神、重構國家認同的責任。

在功能面向，歷史政治教育發揮能力培養、政治導向與價值構建的作用。從本質上看，歷史政治教育是典型的文化素養教育，與國民的政治覺悟相關，更是增進國民文化、精神品質的有效途徑（趙亞夫、邢悅 2019, 29）。一方面，受教育者可以在歷史學習中獲得認識世界的方法，對歷史和現實事件進行比較和分析，從而彰顯歷史的認知功能。另一方面，對於受教育者而言，應如何看待一段歷史？這一問題的回應與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這源於國內政治菁英和統治階層決定著歷史教育的內容，其有誘因與能力操控歷史教育中的具體內容，形塑國家特定的集體記憶。由此觀之，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也包含對歷史政治教育內容的操控。但由於歷史政治教育具有多個行爲主體，也就是除政治菁英外，還存在家庭、教師、媒體網路、社會價值規範等因素影響歷史政治教育的敘事內容和方式，所以歷史政治教育仍能單獨作爲國家自傳體敘事構成的一個重要面向。需要注意的是，國內政治菁英可對歷史教育過程和歷史教科書進行嚴格管控，所以歷史教科書所呈現的內容具有導向性，而歷史教科書中的敘事結構會誘發公民的不同情感，促使公民形成關於本國和世界的基本價值觀。因此，研究一國公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偏好，或一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時，歷史教科書的敘事風格與內容是值得關注的重要因素。

如上所述，國家的自傳體敘事可分爲三個重要面向，分別爲神話敘事、政治菁英敘事操控與歷史政治教育。由於每一面向皆能單獨影響到國家對「自我」與「他者」的認知，且三個面向之間亦相互聯繫與影響，既有的神話敘事作爲敘事底本與素材建構了最初的族群身分和認同，隨後透過政治菁英的敘事加工與操控被社會大眾所接受，並且進一步經由歷史政治教育，建立起自身的執政合法性並形成疆域內族群的身分認同，以及一種國家性。本文研究架構如下（見圖一），期透過此分析架構解析北韓的國家自傳體敘事，剖析北韓對自身歷史記憶、時間、空間的描述，亦探究「北韓例外論」建構的邏輯與論述基礎。

圖一 國家自傳體敘事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在賀剛（2015）基礎上修改製作。

參、北韓的國家自傳體敘事與「例外」身分的形成

北韓的國家自傳體敘事可從神話敘事、政治菁英與歷史教育三個維度進行分析，此三維度層層遞進且相互影響，本文也將依此解析「北韓例外論」。

一、檀君神話與「韓民族」的形成

一個群體內的成員能夠藉由神話促使彼此承認他們是擁有共同信念並且生活在一個類似觀念世界中的族群，因此神話是界定「自我」和「他者」邊界的主要因素。這一神話敘事往往與建國神話相關，基本循著相似的傳記式敘事邏輯，主要描述古代開國君主們出生、成長、婚姻、即位直至死亡的過程，強調「王權神授」的觀念（趙陽 2005, 53）。

《檀君神話》是朝鮮半島建國始祖檀君的建國神話，也是朝鮮半島古代歷史和社會的曲折反映。作爲文化的原始載體，《檀君神話》從血統世系、地緣範圍等面向，指明檀君是古朝鮮的開國君主與韓民族的始祖，同時在北韓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下，以此神話爲核心確立了韓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歷史」。

首先，在血統上，《檀君神話》明確檀君後繼者的世系。朝鮮王朝《世宗實錄．地理志》載，文化縣東有三聖祠。所謂「三聖」係指檀君、其父桓雄與其祖桓因。16世紀趙汝籍的《青鶴集》記載「桓因眞人，受業於明由，明由受

業於廣成子。」該書還首次記載了檀君四個兒子的名字：夫婁、夫蘇、夫虞與夫餘。李宜白所著《梧溪日誌集》，其中<檀君世系詳探記>一文羅列了檀君後裔的名字。1979年出版的《桓檀古記》中則進一步明確了四十七代檀君的世系，不僅載錄在位時間，更有編年紀事（苗威 2006, 92）。可見檀君記事持續至近代仍在持續完善，從神話中逐漸建構至現實世界。

其次，在地緣空間的設定上，檀君的衍生範圍被框定在朝鮮半島大同江流域一帶。《世宗實錄．地理志》將前人有關檀君的故事內容綜合在一起，在平安道條中記述：「《檀君古記》云：上帝桓因有庶子名雄，意欲下化人間，受天三印，降太白山神檀樹下，是爲檀雄天王。令孫女飲藥成人身，與檀樹神婚而生男，名檀君，立國號曰朝鮮。朝鮮、屍羅、高禮、南北沃沮、東北扶餘、穢與貊，皆檀君之理。檀君聘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夫婁，是謂東扶餘王。檀君與唐堯同日而立，至禹會塗山，遣太子夫婁朝焉。享國一千三十八年，至殷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爲神。今文化縣九月山」。在此敘述中檀君有了明確的勢力範圍，即在平安道一帶（苗威 2019, 77）。金日成指出，爲把我們的民族史確立於主體立場，應從過去被日帝全面抹殺了的檀君和古代的歷史開始糾正（崔奉煥、全德均、崔吉男 1994, 114）。這進一步將檀君推至更高的位置，既易於金日成將自身塑造爲「守護民族精神的偉大領袖」，更能持續維繫金氏政權的正統地位。所以，北韓在平壤市江東郡江東邑西北不遠處的大樸山東南面山麓發掘「檀君陵」，試圖以「檀君陵」的存在證明檀君確實存在於歷史中，是古朝鮮的「建國始祖」，進而建立檀君朝鮮的中心在平壤，疆域涵蓋今日中國東北部分地區以及南北韓的相關敘事（崔奉煥、全德均、崔吉男 1994, 83-85）。此外，北韓學界在1998年開始塑造「大同江文化論」，即是以檀君陵挖掘爲基礎，將檀君的歷史與平壤、大同江流域相連結，建立起金日成乃是檀君歷史的繼承人之理論（張婷婷 2017, 22）。

最後，在使命感的強調上，《檀君神話》指明「弘益人間」的理想。《三國遺事》記載：「古記云：昔有桓因，謂帝釋也，庶子桓雄數意天下，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視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間，乃授天符印三個，前往理之」（紀異卷第一）。「弘益人間」意思是使益處弘揚於廣大人類。弘益人間的理念表明人間不存在任何差別和歧視，是非常崇高的理想，而這不僅僅是韓民族

的神話，也可作爲人類普遍價值的倫理理念（林大根 2013, 49），同時弘益人間還包含著類似美國「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期令天下蒼生都得益處的雄心壯志與使命感，也進一步造成韓民族的「特殊」與「優越」。

簡言之，檀君在北韓人記憶中具有重要的符號意義，在經過七百餘年的文學性塑造以及歷史性建構，《檀君神話》從稚嫩的神話元素完成至「韓民族始祖」的形塑。這個過程不僅勾勒出檀君後繼者的世系及其延伸範圍，更構建出韓民族的古代歷史，確立北韓人民的血統來源，爲韓民族探尋「我們是誰，來自哪裡」的民族認同提供依據。

二、金日成「革命歷史」、金正日接班與先軍政治確立的北韓政治菁英敘事操控

在神話敘事的發展過程中，政治菁英可決定何種敘事內容成爲當前國家自傳體敘事的主流，其秉持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類型決定著主流敘事的方向（Wilmer 2002, 176）。政治菁英進行敘事操控的最終目的，在於建立、鞏固執政的合法性，從而利於其闡述國家的願景及目標。當代北韓政治菁英群體的結構，基本上是以金日成爲中心的同心圓架構，圓心是金日成，外圈是金日成家族，再外圈是與金日成並肩作戰的遊擊隊員，最外圈則是黨內要員（Cumings 2022, 502），以下將從金日成「革命歷史」、北韓「世襲體制」與主體思想體系化等面向，闡釋北韓政治菁英如何操控敘事，完成自身政治目的，並塑造北韓的「例外性」。

（一）金日成「革命歷史」的敘事

北韓官方將金日成與「遊擊隊派」樹立爲「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北韓的「唯一」核心力量，並反復強調「遊擊隊精神」的重要性。從敘事內容分析，重點在於金日成與遊擊隊員是經歷艱苦卓絕的奮鬥，方得實現北韓的光復與解放，非凡的革命經歷可賦予統治菁英道德性外衣。在此敘事下，北韓提倡全體國民「遊擊隊員化」，期待將北韓民衆塑造爲追隨首領的戰士，1967年提出「如同抗日遊擊隊員一般革命的生活及工作吧」的口號，希望能將北韓建設成「遊擊隊國家」（和田春樹 2015, 143-145）。

在北韓官方的論述中，早期北韓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被歸咎於「宗派主

義」，而只有金日成及以其爲首的「遊擊隊派」的革命歷史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在金日成的領導下，北韓打敗了日本的侵略，實現了北韓的光復（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 1983, 3-5）。事實上，二戰結束時，北韓的政治勢力大體上可分爲：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三個不同核心的遊擊隊派，以及金枓奉、武亭、樸一禹爲中心的延安派，還有許嘉誼爲代表的蘇聯派等。而在南北韓戰爭時期，由於北韓需要仰仗中、蘇兩國的援助，金日成當時選擇與中蘇關係密切的兩派合作。然而，其後一系列的政治鬥爭，特別是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後，延安派與蘇聯派被瓦解。北韓官方的敘事則是「反黨宗派分子向我們挑戰、大國主義者對我們黨施加壓力」，自此，金日成逐漸確立了他在北韓的統一領導與權威（金日成 1975, 103）。

同時，北韓官方也透過「歷史修正」的方式，排除中、蘇兩國的影響，儘管就國際現實與歷史發展而論，中、蘇始終是影響北韓的兩大外部因素。例如在確立主體思想[1]的同時，針對中國與蘇聯批判「事大主義」與「教條主義」，此類批判內外連動，逐漸削弱「延安派」與「蘇聯派」的政治影響，也強化金日成的統一領導與領袖權威。在多數知識菁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認知中，歷史的主要推動力量多由領袖人物、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啓動，北韓官方全方位爲金日成進行個人宣傳，一切問題由金日成一人決斷成爲北韓發展中的信仰，金日成對黨內反對派的鬥爭成果自然不言可喻（沈志華 2017, 310）。

透過對勞動黨內部其他派系的清算以及對中蘇影響的修正，金日成以及「遊擊隊派」以排他性的敘事方式，被塑造爲抵禦日本侵略、祖國解放的唯一核心力量，這種排他性敘事足以說明北韓政治菁英具有封閉型民族主義的傾向。不僅金日成、遊擊隊派在北韓的執政被賦予合法性，同時創造金日成後代接班的合理性，北韓官方更循著類似《檀君神話》路徑，創造新的敘事內容，即「由父帥啓動」的革命必須一代代貫徹到底。北韓勞動黨「除了領袖所確

1 主體思想是金日成根據革命鬥爭的實驗和教訓，提出的新的革命思想。主體思想是以人是一切的主人，人決定一切這一哲學原理爲基礎的，主張人民群衆是社會歷史的主體，人類歷史使人民群衆爲自主性而奮鬥的歷史，社會歷史的運動是人民群衆的創造性運動，在革命鬥爭中期決定作用的是熱敏群衆的自主的思想意識。主體思想要求堅持自主立場，即思想上樹立主體，政治上自主，經濟上自立，國防上自衛。

立的傳統，不可能有別的傳統」，傳統必須得到繼承，傳遞給此後的每一代（Cumings 2022, 510）。

（二）北韓的「世襲體制」與主體思想體系化

北韓的獨特之處也在於是世界上唯一的共產主義「世襲王朝」（Lee 2013, 62），金正日繼承金日成領導地位就可證明北韓獨特的政治體制。北韓官方敘事將金正日塑造爲「出世的天才」——透過與父親的血緣關係，承繼天才的資質，理應掌握最高權力，這與《檀君神話》四十七代世系相互呼應。此外，金正日得以於金日成眾多子女中脫穎而出成爲繼承人，也獲益於北韓官方敘事，其是金日成原配妻子金正淑所出，而金正淑在北韓有「抗日女英雄」、「偉大的革命母親」之稱，從傳統文化的角度思考，金正日是原配正嫡長子，出生於抗日遊擊隊的「白頭山密營」，其同父異母弟金平日難與之競爭。

首先，金正日繼承之初，其透過樹立對領袖絕對忠誠的中央高度集中的組織體系，構築貫徹領袖唯一領導體系的核心權力集團，確立主體思想作爲黨的唯一指導思想，逐步全面繼承金日成的領導地位（李永春、李成日 2018, 5-12）。尤其在確立主體思想作爲黨的唯一指導思想的過程中，金正日多次強調，只有領袖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才最熟知領袖的思想，最堅決地擁護它，最豐富地繼承和發展它。金正日更撰寫多篇論著，如《關於主體思想》、《主體思想教育的若干問題》、《切實樹立主體的革命觀》，將金日成創立的主體思想體系化。在這些論著中，金正日闡明其關於革命的主體、社會政治生命體、領袖、主體的革命觀、革命的領袖觀、接班人等方面的理論，成爲主體思想的集大成者，加之構築的貫徹領袖唯一領導體系的核心權力集團，自此完全掌握了官方敘述的主導權。

其次，北韓政治菁英操控敘事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對領導人的「偶像化」，乃至「神化」。20世紀60年代後期，北韓官方開始「偶像化」金日成，1987年出版《金日成傳說集》，與之呼應，作爲接班人的金正日，自然成爲「神之子」。20世紀90年代起，北韓語文教科書開始出現《金日成傳說集》的內容，這說明對金日成的神化已進入北韓的歷史政治教育面向。1996年出版《金正日傳說集》，北韓語文教科書的內容，也開始對金正日進行神化。在金正日時期，北韓開始了更強烈的「領導人象徵政治」，例如在《金正日傳說

集》中，金日成、金正淑、金正日不僅可以發揮超自然能力，還出現了玉皇大帝、天君、仙女等道教元素，這在主張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體制中實屬罕見（정교진 2016, 297-335）。

從隱喻形象的角度分析，金日成被後繼者金正日塑造爲照耀整個北韓的「太陽」，金正日則是繼承了「太陽」光輝的「光明星」，金正日離世後，北韓官方將金正日的生日創設爲光明星節。而在將金日成之祖先及家族宣揚爲反日革命鬥士的同時，爲紀念其偉大功績，北韓成立之革命博物館，不只「神化」金日成及其家族，鞏固金家統治北韓的合法性，也在形塑金氏家族「英勇抗日」形象的同時，賦予北韓成功抗擊侵略者的民族自信（權容玉 1990, 67）。

由此可見，北韓領導人的「神化」及其獨有的社會主義體制，如同其強調的主體思想一般，根植於北韓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與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在北韓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中，北韓絕非「莫斯科的傀儡」或「北京的小老弟」，而是擁有獨一無二「北韓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三、北韓歷史政治教育與社會認知的建立

一個國家的歷史教育可直接塑造該國社會的自我認知。如梁啓超所言，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文匯報 2017）。歷史讓特定疆域內的人類群體擁有相同的記憶，個體因之對所屬族群產生認同，人類創造的文化由此世代相傳。同時，透過歷史教育會關聯到國際關係和外部環境，歷史教育也能影響民衆對外部世界的偏好。因此，討論北韓例外論時，北韓的歷史與政治教育同樣是重要的分析內容。歷史教育對社會認知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教科書內容可直接塑造受教育者對歷史的認知和理解，惟在時空因素的掣肘下，本文對北韓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收集相對有限，因此分析北韓的歷史教科書的同時，也將北韓官方依其「主體史觀」出版的歷史書籍納入討論。

依北韓官方敘事，金日成創立的主體思想是北韓立國之本和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北韓的唯一指導思想。在歷史研究方面，北韓官方認爲以主體思想爲基礎的關於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是最科學的革命理論，這是以人民群

衆爲中心來考察社會歷史的發展（沈儀琳 1983, 243），而北韓的歷史教育也圍繞主體史觀所展開，早在1967年，金日成及主體思想便被確立爲「黨的唯一思想體系」，也是北韓教育部門要求教師授課的重要內容（和田春樹 2015, 142）。

在教育面向，北韓官方強調教育應灌輸人民本國文化、歷史，使人民能瞭解本國思想、精神體系，並以金日成革命思想來武裝強化革命的世界觀。除正規教育外，無論勞動黨員還是一般民衆，每天都必須接受兩個小時以上的政治學習（權容玉 1990, 123）。北韓建國之初的歷史教育仍是一般知識的歷史教育，至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和北韓金日成領導地位的鞏固，歷史教育逐漸變成了政治思想教育；1968年開始，相當於現代史的「革命歷史」從一般歷史教育中獨立出來。在中等教育時期，《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革命歷史》、《偉大領袖金日成元帥革命活動》被列爲正式課程，北韓還出版了《金日成同志革命歷史學習提綱》、《抗日遊擊隊員們的回憶錄》、《金日成元帥初期革命活動圖》等多種副教材；1972年起，幼兒園也開始教授《金日成元帥同年的故事》；而隨著金正日被確立爲接班人，1985年始《親愛的領導人金正日同志小時候》、《親愛的領袖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動》、《親愛的領袖金正日同志革命歷史》也成爲革命傳統課程。北韓中、小學歷史教育的重點之一，就是透過偉人崇拜式教育，將兒童培養成對金日成、金正日無限崇拜的「忠誠童、孝子童」（金正仁 2003, 108-126）。

儘管北韓的普通歷史教育比重後續有所增加，但在官方高舉「韓民族第一主義」的旗幟下，民族主義傾向濃厚的歷史教育仍是北韓的重心（김정인 2003）。以北韓2012年出版的中學二年級歷史教科書《朝鮮歷史2》爲例，《朝鮮歷史2》由34個主題組成，前近代爲第1至21課，其中有13課是由「金日成教誨」與「金正日的話」來進行教學敘述，這些敘述課基本上符合兩個標準：一是北韓人民抗擊外來勢力侵略和封建王朝鎮壓的鬥爭，一是有關韓民族優秀性的部分（김도형 2020, 21）。在官方歷史教育的敘事中，北韓在地理上有美麗的國土，豐富的資源，韓民族是有智慧和優秀能力的民族；但在近代的歷史中，封建王朝的壓迫加劇，社會矛盾日漸激化，使南北韓最終淪爲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統治下，韓民族的優秀性受到打擊，最終，韓民族的偉大領袖

金日成發揮其領導力，解放了民族，重塑了民族的優秀（김도형 2020, 50）。

北韓的歷史教育立基於此類論述，不斷強調本民族的優秀與特殊，宣揚「韓民族第一主義」。在《朝鮮歷史2》教科書中多有類似表述，「前言」：偉大的領導者金正日大元帥說：研究朝鮮歷史的重要目的在於，以我們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爲基礎，加深民族自豪感和驕傲；第22課「被埋在大同江裡的謝爾曼號」：我國擁有豐富的金銀財寶，風景優美，自古以來就廣爲人知；第29課「強行編造的《乙巳條約》」：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我國是否會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骯髒鐵蹄踐踏，眞是危急的時刻；第30課「沒有回來的密使」：被奪走的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我國全體朝鮮人民悲痛不已（리영태、렴강진 2012）。除了歷史教育外，在學生課外讀物的小說創作上，北韓作家也塑造出《不滅的歷史》，透過書中金日成「偉大」的形象，給金日成戴上了「聖人」的光環：《不滅的嚮導》叢書，根據領袖接班人的形象塑造，將金正日描述爲「忠孝的化身」，在思想、藝術、政治、軍事、建設等面向，將金正日的地位提升到與金日成平起平坐的高度（金艷 2011, 8）。此類文學塑造，不只強化歷史教育中對於金日成「聖人」、金正日「天才」形象的塑造，也加強了北韓人民的自豪感。

北韓的歷史教育可謂是賦予北韓現有體制正當性的政治教育，人民爲擁有金氏家族領導人而感到驕傲自豪。透過歷史教育不斷被強化的「韓民族第一主義」觀念，北韓人民得以將本民族的「優秀性」與「例外」內化爲個人價值。無論是主體史觀下的北韓官方史學論述，還是朝鮮歷史上疆域遼闊，國力強大，力抗大國「侵略」，領袖「偉大天才、世界第一」等渲染民族自尊自豪的歷史敘事，都成爲北韓人民接受的歷史教育的重要內涵，進而形成北韓社會的共同認知。強調「韓民族第一」，深入北韓的歷史政治教育與日常的政治學習，促使北韓人民形成了自我認知的「例外」與「優越」。

綜上，從國家自傳體敘事的神話敘事、政治菁英和歷史教育等三個面向分析，在神話敘事維度，北韓透過檀君神話的敘事，將帝釋桓因庶子桓熊與熊女棲梧結合而生之子檀君王儉，作爲北韓人的始祖與山神，並以檀君神話爲信史以此確立韓民族身分的歷史悠久與獨立自主；在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方面，北韓政治菁英的目的在於建立自身執政的合法性，透過敘事操控，金日成以及

「遊擊隊派」被北韓官方樹立爲「擊敗日本帝國主義」、實現國家解放的唯一核心力量，其血脈繼承人是保證北韓獨立自主「光輝的繼承」；在歷史敘事層面，北韓官方的歷史敘事強調北方的主體性，在民族主體史觀的立場上，致力擺脫、肅清封建事大史觀和日殖時代皇國史觀的影響，宣揚北韓的國家獨立和民族自主精神，樹立韓民族第一主義、民族領袖唯一領導體系。

肆、「北韓例外論」的類型

本研究將以「美國例外論」作爲參照，從制度、國家特性，以及國際地位與作用來分析「北韓例外論」的三種類型：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以及北韓國際地位例外論。

一、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

與南韓以經濟成就和文化塑造南韓民眾對民族文化信心與對民族身份的自豪感不同（Choi 2008, 148），北韓強調制度面向的「例外」，這表現在北韓堅持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自1948年北韓憲法制定與施行後，雖歷經數次修改，但始終堅持建設有北韓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冷戰結束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當前國際社會中僅存中國、越南、寮國、古巴與北韓等五個由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北韓的社會主義更是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例外」。這種例外有其自詡之特殊與優越的意涵，具體表現在三個面向。

首先是在指導思想方面，1972年北韓修改憲法，刪除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式將「主體思想」規定爲指導思想（蔡永浩、袁淑華 2018, 22）；2009年北韓將「先軍思想」寫入憲法，並刪除了共產主義表述。這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明顯不同，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明確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第二十四條「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中國政府網 2018）。以及越南憲法第一章第四條表述「越南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及第三章第三十六條「群

衆組織，尤其是胡志明共產主義青年團……」（法治世界網 2011）。北韓學界認爲金日成—金正日主義是主體的思想、理論、方法的一體化體系、代表主體時代的偉大革命思想。金日成和金正日始終把人民群衆視爲導師，深入到人民群衆，綜合分析他們的要求與利害關係，對人民群衆積累的鬥爭經驗進行普遍化，創立了革命與建設指針的思想理論（최일복 2021, 25）。北韓雖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憲法中刪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相關表述，而嫁接金氏家族的革命思想，北韓能否被歸爲社會主義國家值得討論，但是北韓自稱社會主義，卻在事實上又獨樹一幟，展現出北韓在制度層面的例外與特殊。

其次，北韓在制度層面的例外表現在其體認的「優越性」上。北韓堅持人民計劃經濟，由國家安排一切，從吃穿住到上學、工作、休息和醫療，人民認爲北韓的社會主義制度比西方的資本主義更加優越，也認爲北韓的治理模式比部分西方聯合政府的治理更加有效。因爲聯合政府的治理，需要政黨之間分享執政權力，這樣的治理模式讓這些加入政府的政黨面臨了一個具有複雜行爲動機的困境（林政楠 2023, 92）。此外，北韓憲法明定公民權利的保障內容，如：勞動年齡、免費義務教育年限、免費醫療制度、帶薪休假制度等（蔡永浩、袁淑華 2018, 26）。依據官方陳述，北韓民衆對於北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感到無比自豪。例如北韓《勞動新聞》報導，平壤合盛地區一萬套現代公寓竣工，無償分配給勞動群衆，竣工典禮場所激烈蕩漾著人民對偉大的母親黨、世上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絕對信賴和無盡感激之情（勞動新聞 2023），這不僅象徵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制度，金正恩更表示，抗擊新冠疫情的成功也是北韓式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結果（勞動新聞 2022a），北韓官方更將抗疫成功稱爲在世界衛生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防疫大勝（勞動新聞 2022b）。

最後，北韓的政府行政體制與資本主義國家常見的總統制及議會內閣制完全不同，也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行政體制不盡相同。北韓歷經數次憲法修改，政府行政體制變動劇烈，以朝鮮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的頭銜爲例，經歷了從內閣首相——國防委員會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等不同的變化，變遷脈絡映射出北韓指導思想的變化，即由「主體思想」與「先軍政治」爲主，

逐漸轉向爲軍事與經濟並重。以北韓2019年最新修改的憲法爲例，除了在序言內容「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同志用先軍政治出色地維護了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寶貴的遺產——社會主義勝利果實」，以歷史事實的形式表述原憲法中「先軍」明文規定爲北韓重要的指導思想，更刪去其他所有關於先軍政治或先軍思想的表述；此外，第一百條規定，國務委員會委員長是代表國家的最高領導者，明確賦予了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作爲國家元首的地位，而非修憲前只是北韓實際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北韓憲法 2019）。北韓政府憲法與行政體制的改變與發展趨勢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亦爲罕見，也凸顯北韓在政治制度上的獨特。

二、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

在對美國例外論的論述中，杭廷頓將美國國家特性總結爲四個要素：即人種、民族屬性、文化（主要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Huntington 2004, 9），本文亦依此檢視北韓的國家特性。

在人種和民族上，北韓藉由檀君神話，將朝鮮建構爲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血統純正的單一民族國家。北韓政治菁英具有封閉型民族主義的傾向，透過排他性敘事的方式，以韓民族第一主義的政治宣傳口號，加強韓民族血統純正的特殊與優越，並將這一觀念深入北韓民眾心中。

在語言文化面向，北韓的文化，儘管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但北韓建國之後，金正日通過確立主體的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與事大主義，弱化北韓在歷史上與中國建立的文化聯繫；並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進行辭彙整理，把部分漢字詞和外來詞改成了北韓的固有詞，以固有詞爲基礎建立完整的單一的辭彙體系，同時廢除了漢字在朝鮮半島近兩千年的使用（沈儀琳 1983, 227-242）。現今北韓語言文字的使用現況與南韓一定程度上的「韓漢並用」，以及吸收大量英語外來詞的語言使用情況大相徑庭。

在宗教與意識形態面向，北韓憲法雖然規定「宗教信仰自由」，但實質上北韓對宗教自由有一定限制。北韓的官方意識形態是「主體思想」，即金日成主義和金正日主義，北韓憲法歷經多次修改，刪除了馬列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相關表述，這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越南均以馬列主義作爲官方意識形態之一的情況大不相同。

北韓在人種血統上強調純正，在民族上強調單一、第一，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強調使用朝鮮固有詞與方言詞，減少漢字與外來影響，在意識形態上剝離馬列主義與共產主義，都顯示出北韓的「例外」。

三、北韓國際地位與作用例外論

例外論具有「內聖」與「外王」的邏輯遞進關係，上述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係屬「內聖」，北韓在國際地位上的「例外」則可從兩個層面分析，一是對國家特殊歷史的敘事建構，二是對當今世界中本國地位的自我認知與敘事。

在歷史敘事上，北韓政治菁英透過敘事操控突顯主體社會主義的優越，強調北韓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性與特殊性，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北韓官方論述剝離淡化了南北韓戰爭中蘇聯與中國對北韓的援助，更加強調國共內戰期間北韓對於中共的援助，以「弘益人間」凸顯北韓在世界革命中發揮的作用。就如金日成以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國革命；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北韓部隊作爲主力給中國指戰員以鼓舞和勇氣；金日成指派炮兵團，從東北地區一直戰鬥到海南島；1949年2月中共請求北韓協助中國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金日成欣然同意（吉在俊、李尙典 2011, 62）。事實上，北韓在國共內戰時對中共確有援助，主因當時北韓由蘇聯佔領，北韓對中共的援助，實質上是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沈志華 2017, 310）。

其二，強調主體思想爲第三世界國家指明了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方向。北韓在20世紀70年代成立了主體思想研究所，召開一系列的主體思想國家學術研討會，以此強調主體思想在世界的重要性。北韓學界認爲主體思想具有深遠的眞理，緊緊扣住億萬人的心弦，而引起數億人民大衆的支持和共鳴（沈儀琳 1983, 280）；亦如《主體思想的火炬照亮人類社會》所述，主體思想是民族解放、階級解放、人類解放的眞正旗幟，是一個全新的哲學思想，是人類的新火炬（朝鮮外文出版社 2020, 2）。20世紀80年代北韓甚至修建了一座高170米的主體思想塔，在官方的宣傳中，塔頂永不熄滅的烽火向全世界放射主體光芒。

其三，北韓國家地位的例外投射在北韓對自身核擁有國地位的確認。北韓在2012年修改憲法時，憲法序言中明確表明北韓成爲核擁有國（蔡永浩、袁

淑華 2018, 23）。當前國際社會中，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屈指可數，多爲對世界以及區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如聯合國安理會五常。「核擁有國」的身分，對於北韓而言，更是超越自身國力局限，擁有例外於其他國家的實力體現：2022年3月北韓成功試射「火星炮-17」型洲際彈道導彈，北韓官方媒體民主朝鮮報導，金正恩表示北韓新型戰略武器的出現，將讓全世界再次清楚地認識北韓戰略武裝力量的威力「強大正義的核寶劍，將徹底摧毀美帝國主義及其僕從勢力的耀武揚威，可靠地捍衛我國革命的勝利前進和子孫萬代永恆安寧」（民主朝鮮 2022）。

上文梳理北韓建構例外論的原因與北韓例外論的類型化分析，這與北韓例外論所能發揮的功能有關，也可從三個面向展開分析。首先，建構北韓例外論，能夠形塑北韓人民的身分認同，從而易於凝聚共識，建立統一的社會認知。從身分認同上看，檀君神話、金氏家族的敘事操控以及歷史政治教育，都能影響到北韓人民對「自我」與「他者」的認知效果，而且三者之間亦相互聯繫與影響。檀君神話作爲敘事底本建構了韓民族最爲原始的族群身分和認同，北韓人民視己爲檀君後裔，具有純正的血統，隨後經由政治菁英的操控被國民所接受，從而確立了「我群」與「他群」的認知，形成了疆域內族群的身分認同，最終北韓的國家性及其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由於歷史原因，與例外論相伴生的是北韓高昂的民族主義，其具有明顯的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傾向，並以此來建構國家抵禦強權。

其次，透過例外論的建構，北韓的優越性可深入民心，政治菁英的人爲敘事被大眾所接受，北韓領袖日趨「神化」，爲金氏家族的執政提供合法性。對於北韓的歷任執政者而言，維持政權的穩定和生存是首要任務。一方面，在主體史觀下的北韓官方史學論述中樹立了韓民族的自豪和優越；另一方面，北韓官方對政治領袖的「神聖化」是例外論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加深了北韓民眾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鞏固金氏政權。北韓官方強調在「偉大天才、世界第一」的金日成、金正日領導下，北韓多次抵禦強權入侵，爭取到國家解放與獨立自主；而以金日成主義和金正日主義爲核心的主體思想，更爲第三世界國家指明了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方向，成功建立與鞏固自身執政的合法性。

最後，北韓例外論標榜北韓在世界中的特殊與卓越，爲北韓在國際政治中

不被外部影響提供「正當」理由，使北韓「理應」與世隔絕，並豁免於國際規範、國際法。一方面，北韓例外論在政治菁英的操控下轉化爲政策層面的議題敘事，例如北韓官方透過例外論向民眾解釋北韓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立場，即「外部世界渾濁不堪、制度落後，而北韓純潔獨特、制度優越，與外部接觸過多將被之污染」，有利於北韓的對外行爲不會面臨來自國內民眾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儘管北韓面臨著國際社會的制裁和政治壓力，特別是針對其核武器研發和人權記錄的制裁。爲因應這些壓力，當前北韓官方仍持續建構例外論，並施行例外主義政策，自行豁免於國際規範和國際法，確保自己的發展道路不被外部勢力所影響，從而保護其利益和主權。

隨著歷史研究的進展，儘管北韓官方書寫的歷史被學界認爲是片面論述或是經過修飾的史實，但由於北韓官方意識形態與宣傳在其疆域內完全不被挑戰，北韓民眾仍接受此類論述：一個地狹人稠的國家，在歷史上不但戰勝過美、日，還援助過中國這樣的區域強國，並在中國解放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其主體思想的意識形態指引著全世界的解放之路。縱觀北韓官方敘事的歷史，可以觀察到北韓國際地位特殊的思想，亦即北韓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八方放射主體之光，尤其射向北韓人認爲已準備好接受主體的第三世界國家。這既是北韓獨特的一面，也是北韓最顯著可感的一面（Cumings 2022, 497）。儘管北韓人民自認爲的例外與優越，未受國際公認，其中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以及北韓國際地位例外論可謂是檀君神話敘事、金氏家族敘事操控與歷史政治教育的結果。北韓未來若選擇改革開放，其基於自傳體敘事形成的北韓例外論則可能逐漸瓦解。

伍、結語

本文檢視北韓官方的宣傳資料與相關出版品，試圖從自傳體敘事的角度檢視「北韓例外論」的形成，以期爲理解北韓提供一個新視角。北韓的自傳體敘事可從神話敘事、政治菁英和歷史教育三個面向展開分析，這三個維度是促使北韓向「例外」身分演進的動力機制。

在神話敘事層面，檀君神話的敘事，指明檀君是古朝鮮的開國君主與韓民

族的始祖，勾勒出檀君後繼者的世系及其延伸範圍，構建出北韓疆域遼闊、繁榮昌盛的古代歷史，確立韓民族身分的歷史悠久與獨立自主，爲韓民族探尋「我們是誰，來自哪裡」提供了答案。在北韓政治菁英的敘事操控上，金氏家族透過排他性敘事，樹立金日成及其遊擊隊派是擊敗日本，解放國家的核心力量。在金氏家族的領導下，北韓擊退美日的侵略，振奮北韓的民族主義精神；同時強調主體思想爲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方案，進而強化北韓在國際體系中的重要性與特殊性。在歷史政治教育方面，北韓官方以「開疆拓土」敘事，鞏固北方的主體性，在民族主體史觀的立場上，降低封建事大史觀和日殖時代皇國史觀的影響，宣揚北韓的國家獨立和民族自主精神，樹立韓民族第一主義、民族領袖唯一領導體系。

以上三個維度的敘事加強了北韓自我認知的「例外」與「優越」，構建了「北韓例外論」，無論是檀君神話敘事，還是向世界放射光芒的主體思想，抑或是特有的同心圓與世襲體制，都深植於北韓特有的傳統文化與歷史的脈絡中。此一歷史文化脈絡既造就了當前北韓獨一無二的國家體制，也讓北韓充分相信自身「例外」。但是，必須強調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研究人員無法訪談相關的北韓人士確認本文觀點；另一方面，本文參考的文獻中，部分作者觀點在南北韓學界存在爭議，可能存在偏見。未來，若能對相關北韓人士進行訪談，再結合國家自傳體敘事的分析架構，應能克服部分問題。

在「北韓例外論」的類型上，以美國例外論作爲參照，從制度、國家特性，以及國際地位與作用這三個面向展開分析，從而將「北韓例外論」分爲：北韓政治制度優越論、北韓國家特性例外論，以及北韓國際地位例外論。但與美國例外論一樣，北韓例外論是一種北韓的基礎性敘事，也可以稱爲「國家幻象」（state fantasy），因爲北韓例外論，或許只是對北韓社會的想像性美化，部分論點無法得到經驗事實的支持，導致其存在以下弱點：

其一，有關檀君的研究，仍處於民間傳說、神話或者是文學作品的範疇內，缺乏充足的史料證據。從北韓官方建構敘事的歷程上看，其歷史學的理論性分析，未能兼及以歷史本質爲核心的思辨歷史哲學，與以歷史知識本質爲核心的分析歷史哲學。

其二，以學理的角度來審視與批判北韓例外論有三種路徑：強調北韓歷史文化與其他社會的共性；以北韓歷史中失敗和灰暗的史事瓦解例外論；開展北韓社會史、國際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深入剖析北韓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以及外部世界對北韓的影響。然而，儘管北韓例外論的敘事存在其弱點，但若將北韓例外論作爲方法論上的分析工具，則在學理上提供了新的視角，可揭示北韓社會和文化呈現的獨特性，以解釋北韓某些特例現象及行爲的成因。

（收件：112年7月4日，接受：113年9月24日）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Juche Idea, and the Discourse Basis of Korea Exceptionalism

Li-Liang You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Yu-Qi Ji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erms of "exceptionalism", som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exceptionality by major powe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India, while ignoring the deep-rooted tradition of exceptionalism in North Korea as a hermit kingdom. With this in mind, this article u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national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and analyzes Korean exceptionalism with a focus on the Juche idea.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ythological narrative-oriented myth of Dangun, the narrative manipula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Kim family, and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North Korea are thre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mechanisms that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into an exceptional nation. In terms of the types, there are three broad categories, namely, North Korean political system exceptionalism, North Korean national identity exceptionalism, and North Korean international status exceptionalism.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further discussion c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impact of North Korean exceptionalism on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Keywords: Korean Exceptionalism,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Myth of Dangun, Juche Idea, Social Cognition

參考文獻

中國政府網，2018，〈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http://www.gov.cn/guo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查閱時間：2023/04/02。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bsite. 2018.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xianfa”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essed on April 2, 2023).

民主朝鮮，2022，〈主體朝鮮的絕對實力、軍事強勢得到高度彰顯新型洲際彈道導彈成功試射金正恩同志指導「火星炮-17」型洲際彈道導彈試射〉，http://www.minzu.rep.kp/Home/index/disp/1473/ch，查閱時間：2023/09/12。Minju Joson. 2022. “Zhuti chaoxian de juedui shili, junshi qiangshi dedao gaodu zhangxian xinxing zhouji dandao daodan chenggong shishe jinzhengen tongzhi zhidao huoxinpao-shiqi xing zhouji dandao daodan shishe”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Great Military Muscle of Juche Korea: Successful Test-Launch of New-Type ICBM Respected Comrade Kim Jong Un Guides Test Launch of ICBM Hwasongpho-17]. (Accessed on September 12, 2023).

李永春、李成日，2018，〈金正日的接班過程與朝鮮領袖唯一領導體制的鞏固〉，《延邊大學學報》，51（6）：5-12。Li, Yong-chun and Li, Cheng-ri. 2018. “Jin Zheng-ri de jieban guocheng yu chaoxian weiyi lingxiu tizhi de gonggu” [Kim Zheng-ri’s Succes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Unitary Leadership System in DPRK].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1 (6): 5-12.

沈志華，2017，《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Shen, Zhi-hua. 2017. *Zuihou de tianchao: Mao Zedong, Jin Richeng yu ZhongChao guanxi* [*The Last “Chinese Dynasty”: Mao Zedong, Kim Il Sung and Sino Korean Relation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沈儀琳，1983，《朝鮮主體思想資料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Sheng, Yi-lin. 1983. *ChaoXian zhuti sixiang ziliao xuanyi*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Korean Juche Thought Material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苗威，2006，《古朝鮮研究》，香港：香港亞洲出版社。Miao, Wei. 2006. *Guchaoxian yanjiu* [*Research on Ancient Korea*]. Hong Kong: Asia Press.

苗威，2019，〈關於朝鮮半島歷史話語的解構〉，《歷史教學問題》，41（1）：76-81, 139。Miao, Wei. 2019. "GuanyuChaoxian bandao lishihuayu de jiegou" [The D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Discours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41 (1): 76-81, 139.

林政楠，2023，〈政治制度與議會內閣制下的聯合政府治理〉，《問題與研究》，62（2）：91-116。Lin, Zheng-nan. 2023. "Zhengzhi zhidu yu yihui neigezhi xia de lianhe zhengfu zhili"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ultiparty Governance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Wenti Yu Yanjiu*, 62 (2): 91-116. https://doi.org/10.30390/ISC.202306_62(2).0003

林大根，2013，〈論韓國「檀君神話」的倫理意識〉，《外國文學研究》，35（06）：46-51。Lin, Da-geng. 2013. "Lun hanguo tanjunshenhua de lunli yishi" [A Study on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Korean Myth of Dangu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5 (06): 46-51.

金日成，1975，《關於我國革命的主體》，平壤：朝鮮外文出版社。Jin, Ri-cheng. 1975. *Guanyu woguo geming de zhuti* [*Juche on the Revolution in Our Country*]. Pyongyang: Korean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金艷，2011，〈20世紀90年代朝鮮長篇小說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Jin, Yan. 2011. *Ershi shiji jiushi niandai chaoxian changpian xiaoshuo yanjiu* [*Research on Korean Long Fiction in the 1990s*]. Doctoral dis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周軒諾，2017，〈歷史與空間 讀史 愛國〉，《文匯報》，11月14日。Zhou, Xuan-nuo. 2017. "Lishi yu kongjian dushi aiguo" [History and Space Reading Patriotism]. *Wenweipo* (November 14).

法治世界網，2011，〈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https://www.lawlove.org/Top8/discovery.php?act=one&b=VNM.001，查閱時間：2023/03/15。Rule of Law World Network. 2011. "Yuenan shehuizhuyi gongheguo xianf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Accessed on March 15,

2023).

崔奉煥、全德均、崔吉男，1994，《朝鮮建國始祖檀君：論文集》，平壤：外文出版社。Cui, Feng-huan, Quan, De-jun, Cui, Ji-nan. *Chaoxian jianguo shizu tanjun lunwenji* [*Dangun, the Founder of the Joseon Dynast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Pyongya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許乃雲譯，和田春樹著，2015，《北韓：從遊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恩》，臺北：聯經文庫。Xu, Nai-yun, trans., HeTian, Chun-shu. 2015. *Beihan: cong youji geming de Jing Ri-cheng dao miwu longzhao de Jing Zheng-en* [*Korea: From Kim Il Sung in the Guerrilla Revolution to Kim Jong un in the Fog*]. Taipei: Taiwan Lianjing Press。

張婷婷，2017，〈韓國民族意識形態與北韓教育之演變：反共教育、統一安保教育至統一教育（1969-200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論文。Zhang, Ting-ting. 2017. *Hanguo minzu yishixingtai yu beihan jiaoyu zhi yanbian: fangong jiaoyu, tongyi anbao jiaoyu zhi tongyi jiaoyu (1969-2007)* [*The Evolution of the Race Consciousness of Koreans: Education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Anti-communist, Unification and Security to Unification (1969-2007)*]. Taipei: MA thesi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黃中憲譯，Bruce Cumings著，2022，《一個追尋驕陽的國度——朝鮮半島現代史》，新北：左岸文化。Huang, Zhong-xian, trans., Bruce Cumings. 2022. *Yige zuixun jiaoyang de guodu: chaoxian bandao xiandaishi*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New Taipei: RiveGauche Culture.

朝鮮外文出版社，2020，《主體思想的火炬照亮人類社會》，平壤：朝鮮外文出版社。Korean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2020. *Zhuti sixiang de huoju zhaoliang renlei shehui* [*The Torch of Ideology Illuminates Human Society*]. Pyongyang: Korean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http://naenara.com.kp/index.php/Main/index/ch/politics?arg_val=constitution，查閱時間：2023/04/02。"Chaoxian minzhuzhuyi renmin gongheguo xianfa" [Constitu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勞動新聞，2022a，〈敬愛的金正恩同志在全國緊急防疫總結會議上發表講話〉，8月11日。Rodong Sinmun. 2022a. “Jingai de Jin zhengen tongzhi zai quanguo jinji fangyi zongjie huiyi shang fabiao jianghua” [Dear Comrade Kim Jong un Delivers a Speech at the National Emergency Epidemic Prevention Summary Conference]. August 11.

勞動新聞，2022b，〈在世界衛生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防疫大勝〉，12月19日。Rodong Sinmun. 2022b. “Zai shijie weisheng shishang zhide dashuteshu de fangyi dasheng” [A Great Victory in Epidemic Prevention in World Health History]. December 19.

勞動新聞，2023，〈凝聚朝鮮勞動黨遠大理想的人民的新式大街和盛地區第一期1萬套住宅竣工典禮隆重舉行，敬愛的金正恩同志同黨政領導幹部一起剪綵〉，http://www.rodong.rep.kp/cn/index.php?OEAyMDIzLTA0LTE3LUgwMDJAMUBAQDFAMg==，查閱時間：2023/04/17。Rodong Sinmun. 2023. “Ningju chaoxianlaodongdang yuanda lixiang de renmin de xinshi dajie hesheng diqu diyiqi yiwantao zhuzhai jungong dianli longzhong juxing, jingai de Jin Zhengen tongzhi tong dangzheng lingdao ganbu yiqi jiancai” [The Completion Ceremony of the First Phase of 10000 Residential Units in Hesheng District, A New Style Street that Embodies the Lofty Ideals of the Workers’ Party of Korea, was Grandly Held. Dear Comrade Kim Jong-un and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Cut the Ribbon Together]. (Accessed on April 17, 2023).

賀剛，2015，〈自傳體敘述與身分進化的動力 —— 基於歐洲化進程的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11：118-138, 159-160。He, Gang. 2015. “Zizuantixushu yu shenfen jinhua de dongli: jiyu ouzhouhua jincheng de shijiao”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and Dynamic of Identity Evolu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uropeanization Proces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1: 118-138, 159-160.

趙陽，2005，〈韓國和朝鮮神話研究之比較〉，《東疆學刊》，3：53-

57。Zhao, Yang. 2005. “Hanguo he chaoxian shenhua yanjiu zhi bijiao” [A Comparison between ROK and DPRK's Myth Studies]. *Dongjiang Journal*, 3: 53-57.

趙亞夫、刑悅，2019，〈李絜非論歷史教育的目的與功能〉，《天津師範大學學報（基礎教育版）》，20（01）：27-31。Zhao, Ya-fu and Xing Yue. 2019. “Li, Jie-fei lun lishi jiaoyu de mudi yu gongneng” [Li, Jie-fei’s Discussion on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History Education]. *Journal of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Elementary Education Edition)*, 20 (01): 27-31.

潘忠岐，2017，〈例外論與中美戰略思維的差異性〉，《美國研究》，31（02）：9-27。Pan, Zhong-qi. 2017. “Liwailun yu zhongmei zhanluesiwei de chayix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Strategic Thinking].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1 (02): 9-27.

蔡永浩、袁淑華，2018，〈試析朝鮮憲法的修改及其發展趨勢〉，《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1（05）：17-26, 139。Cai, Yong-hao and Yuan, Shu-hua. 2018. “Shixi chaoxian xianfa de xiugai jiqi fazhan qushi” [An Analysis of the Revision of the Korean Consitiu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1 (05): 17-26, 139.

韓寬浩等譯，吉在俊、李尙典著，2011，《金日成與中國東北解放戰爭》，平壤：外文出版社。Han, Kuan-hao, trans., Ji, Zai-jun., Li, Shang-dian. 2011. *Jin Richeng yu zhongguo dongbei jiefang zhanzheng* [*Kim Il Sung and the Liberation War in Northeast China*]. Pyongyang: Korean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權容玉，1990，〈北韓金正日政治思想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Quan, Rong-yu. 1990. *Beihan Jin Zheng-ri zhengzhi sixiang jiaoyu zhi yanjiu* [*Research on Ideology Political Ideologies Education of North Korean Kim Jong Il*]. Taipei: MA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金努里（김누리），2018，〈한국 예외주의- 왜 한국에는 68 혁명이 없었는가？〉，《통일인문학》，76：161-191。Kim, Nu-ry. 2018. “Hanguo liwai

zhuyi--weishenme HanGuo meiyou 68 geming" [Korean Exceptionalism-Why was there no 1968 Revolution in South Korea?]. *The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for Unification*, 76: 161-191.

金度亨（김도형），2020，〈북한 중등학교 역사 교과서 근대사 서술 분석: '조선력사' (중학교 2학년용)중심으로〉，정영순, 김도형, 정경희, 권희영.《북한의 역사교육》，성남 :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출판부。Kim, Do-hyung. 2020. "Beihan zhongxue lishi jiaokeshu jindaishi xushu fenxi: yi ChaoXian lishi (chuzhong xuexiao ernianji yong) jindaishi bufen wei zhongxin" [Narrative Analysis of Modern History in North Korean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Focusing on the Modern History Section of "North Korean History" (for Second 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Yong-Soon Chung, Do-Hyung Kim, Kyung-Hee Jung, Hee-Young Kwon eds., "*Beihan lishi jiaoyu*" [*North Korean History Education*]. Seongnam: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金正仁（김정인），2003，〈北韓의 初等 歷史教育〉，《역사교육》，87（9）：107-129。Kim, Jong-in. 2003. "Beihan de chudeng lishi jiaoyu" [The Primary Education of History in North Korea]. *History Education*, 87 (9): 107-129.

李英泰、廉康鎭（리영태、렴강진），2012，《조선력사》 (중학교 2학년용) 제4판, 평양:교육도서출판사。Lee, Young-yoon, and Yeom, Gang-jin. 2012. *Chaoxian lishi (zhongxuexiao di er xuenian yong) di 4 ban* [*History of North Korea (for the Second Year of Middle School) 4th Edition*]. Pyongyang: Educational Books Publishing House.

牟鐘麟（모종린），2001，〈세계화와 한국의 이념정치: 한국 예외론에 대한 비판적 고찰〉，《계간 사상》，23-44。Mo, Jong-rin. 2001. "Quanqiuhua yu hanguo de linian zhengzhi: dui hanguo liwailun de pipanxing kaocha"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in Korea: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Korean Exceptionalism]. *Thought Quarterly*, 23-44.

鄭教鎭（정교진），2016，〈북한의 김일성-김정일 우상화 전략 및 특성 비

교 연구: 지도자 우상화의 '신화적 사고' 접근 유·무 비교분석을 중점으로〉，《통일인문학》，68：297-335。Jung, Kyo-jin. 2016. "Chao-Xian Jin, Ri-Cheng Jin, Zheng-ri ouxianghua zhanlue jiqi tezhen bijiao yanjiu: yi lingdaoren ouxianghua shifou jiejin 'shenhua siwei' de fenxi bijiao wei zhongdi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Idolization during the Kim Il Sung and Kim Jong Il Eras : Focusing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ythological Thinking]. *The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for Unification*, 68: 297-335.

崔一福（최일복），2021，〈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의고유한특징〉，《김일성종합대학학보법률학》，7（2）：16-28。Cui, Yi-fu. 2021. "Chaoxian minzhu zhuyi renmin gongheguo duyou de tezheng" [Characteristics Unique to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Kim Il Sung University Law*, 7 (2): 16-28.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 Books.

Choi, Sheena. 2008. "Korean Exceptionalism?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In Zvi Bekerman and Ezra Kopelowitz eds., *Cultural Sustenance Cultural Education: Diaspora, Indigenous, and Minority Education*, pp. 147-164. New York: Routledge.

Dundes, Alan. 1984. *Sacred Narrative: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ary, Patrick J. 2001. *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eywood, Andrew. 2000. *Key Concepts i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Huntington, Samuel P. 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Haas, Ernst. B. 1986. "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y Should We Study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3): 707-744.

Kolsto, Pal. 2005. *Myths and Boundaries in South Eastern Europe*. London: Hurst&Company.

Kohn, Hans. 1968. "Nationalism." In 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I*, pp. 63-68. New York: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

Lee, Sung-yoon. "North Korean Exceptionalism and South Korean Conventionalism." *Asia Policy*, 15: 62-68. https://doi.org/10.1353/asp.2013.0008

Madeley, Helen. 1920. *History as a School of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opflin, George. 1997. *The Functions of Myth and a Taxonomy of Myth, in Myths and Nationhood*. London: Routledge.

Subotić, Jelena. 2013. "Stories States Tell: Identity, Narrative,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Balkans." *Slavic Review*, 72 (2): 306-236. https://doi.org/10.5612/slavicreview.72.2.0306

Thornton, William. 1998. "Korea and East Asian Exceptional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5 (2): 137-154.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98015002006

Wolf, Ken. 1976. "Hans Kohn's Liberal Nationalism: The Historian as Prophe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7 (4): 651-672.

Wilmer, Franke. 200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n, the State, and War-Identity,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Former Yugoslavia*. London:Routledge.